

百岁所思

周有光



周有光以百年沧桑的亲历、中西贯通的识见，

使我们眼前打开了一扇清楚地看历史、看人生、看世界的窗，

整个人生也变得通透豁达起来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周有光

著

庞旸

编

看历史看人生看世界的窗

百岁所思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百岁所思 / 周有光著; 庞旸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06-6417-9

I. ①百… II. ①周… ②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2147 号



选题策划: 徐福伟

装帧设计: 张振洪 刁子勇

责任编辑: 徐福伟

责任校对: 魏红玲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89 千字 图数: 22 幅 插页: 2

印张: 9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从周有光一句话说起(代序)

邵燕祥

周有光先生有一句话,我一下就记住了:“孔子说:登东山而小鲁,登泰山而小天下;今天应该说:登喜马拉雅山而小东亚,登月球而小地球。”顺理成章,理所当然啊,这是什么样的高度,什么样的视野,什么样的胸怀!这也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有光先生一再提醒我们的,过去是从中国看世界,现在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;然则我们就不仅背靠身后的历史,而且面向开放的未来!

惭愧得很,对于像周有光先生这样从20世纪初至今硕果仅存的百岁老人,我竟是到他八九十岁之际才知其名的。今天,在他退出经济界实际运作和相关教学生涯近六十年之后,又在他卸下从事三十多年的语文工作职务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,我们从他近年出版的《朝闻道集》等著作中,看到了一个活跃在当代思想前沿的启蒙者的身影。我好像是被“倒逼”着去追溯他过去的足迹,他的生平,他怎样“在85岁那一年,离开办公室,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屋,看报、看书、写杂文”,他自己把这些“文化散文”、“思想随笔”统称为杂文,让我这个杂文作者得引为同道,感到莫大的鼓舞。而

他经过超越其专业的阅读，谢绝了包括政协委员一类的社会活动，沉潜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历史的书籍，又及时从互联网采集最新的信息，最后化为若干关系千万人命运重大问题上独具慧眼的观点。此中凝聚了这一位耄耋老人多少日夜的心血和思考！

这本书所收主要是老人百岁前后之作；而兼收的零篇作品，最早是1985年《美国归来话家常》、1987年《漫谈“西化”》，以及1989年初的《两访新加坡》和《科学的一元性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七十周年》，从中已可看到后来一些观点的端倪。而先生最珍贵的思想贡献则似主要见于20世纪90年代，直到21世纪初形成文思泉涌之势，多半首发于《群言》杂志，正是资深编辑叶稚珊女士主持编务的时候吧，我也是在那前后才于浏览有关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女士报道的同时，特别注意或曰“发现”了周有光这一支健笔老而弥坚的锋芒。

老人在诙谐和调侃的《新陋室铭》里有句“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，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”，这该是朝阳门内后拐棒胡同居民楼的生活写实。在这里除了从邮递员接收的，也有老人亲自写信封邮寄发出的可贵的资讯。从权威的数据网上下载的，如各国GDP的实际情况、排序等，不断随着网上的更新而更新，他是真心与朋友共享的。当然，不止这些，他还会寄来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新作，征求意见。有光先生很看重一位热情的编辑庞旸女士对他文章的认真思考，曾把她写的介绍“双文化论”的网文下载寄我。我后来把就此写给周老的信，以《报周有光先生书》为题刊发在《文汇报·笔会》，加注介绍了先生有关的主要观点。现在我又应约给庞旸女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周老百岁前后重

要短文代表作写序,深感这是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文字缘、思想缘,是很使人欣慰的;或略不同于过去时代的“相濡以沫”,而借用古诗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总是差可比拟的吧。周有光先生现在所拥有的“友声”中,我想“素不相识的朋友”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他曾有的老友,以及有缘谋面亲炙的后生朋友,而且还将会不断增加的吧。

周有光先生以他百年沧桑的亲历,以他中西贯通的识见,在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”基础上奠定顺天应人的乐观信念,是有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。

老人虽已在今春封笔,但他馈赠给读者的十五卷文集,以及这一晚年之作的选本等,将把他对中国前途、人类前途坚定的乐观信念播撒世间。

2013年7月23日

目 录

从周有光一句话说起(代序) 邵燕祥 / 001

第一辑 朝闻道

科学的一元性 / 003

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七十周年

中国有三宝 / 010

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 / 016

双文化时代 / 021

华夏文化的历史发展 / 028

双语言时代 / 031

漫说太平洋 / 043

走进世界 / 048

中国文化与国际现代文化的接轨 / 055

——纪念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在中国开创二十五周年

多极化与一体化 / 058

华夏文化的复兴 / 062

走进全球化 / 066

第二辑 学而思

漫谈“西化” / 073

东洋变西方 / 080

“学而不思则盲,思而不学则聋” / 086

——《现代文化的冲击波》前言

新世纪的祝愿 / 088

20 世纪的来客 / 090

——《21 世纪的华语和华文》前言

朝闻道,夕死可矣 / 092

终身教育,百岁自学 / 096

端午节的时代意义 / 100

《〈伊索〉的舞台艺术》序 / 102

大同理想与小康现实 / 104

第三辑 望窗外

美国归来话家常 / 111

扶桑狂想曲 / 118

两访新加坡 / 124

吃的文化和文化的吃 / 132

傻瓜电脑的趣事 / 140

有书无斋记 / 145

“衣食住行信” / 147

大雁粪雨 / 150

变阴暗为光明 / 152

窗外的大树风光 / 154

江南在哪里? / 157

我的长寿之道 / 159

第四辑 浪花情

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/ 165

现代教育的开创者蔡元培 / 168

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七十周年

东方新语文运动的旗手村野辰雄 / 178

章乃器: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/ 181

黎锦熙先生和语文现代化 / 187

吴玉章和拉丁化运动 / 191

——纪念吴玉章诞生一百二十三年

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/ 194

吕叔湘:语法学大师 / 200

张志公:实用语法学家 / 203

《中国日报》创始人刘尊棋 / 206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创始人姜椿芳 / 211

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/ 2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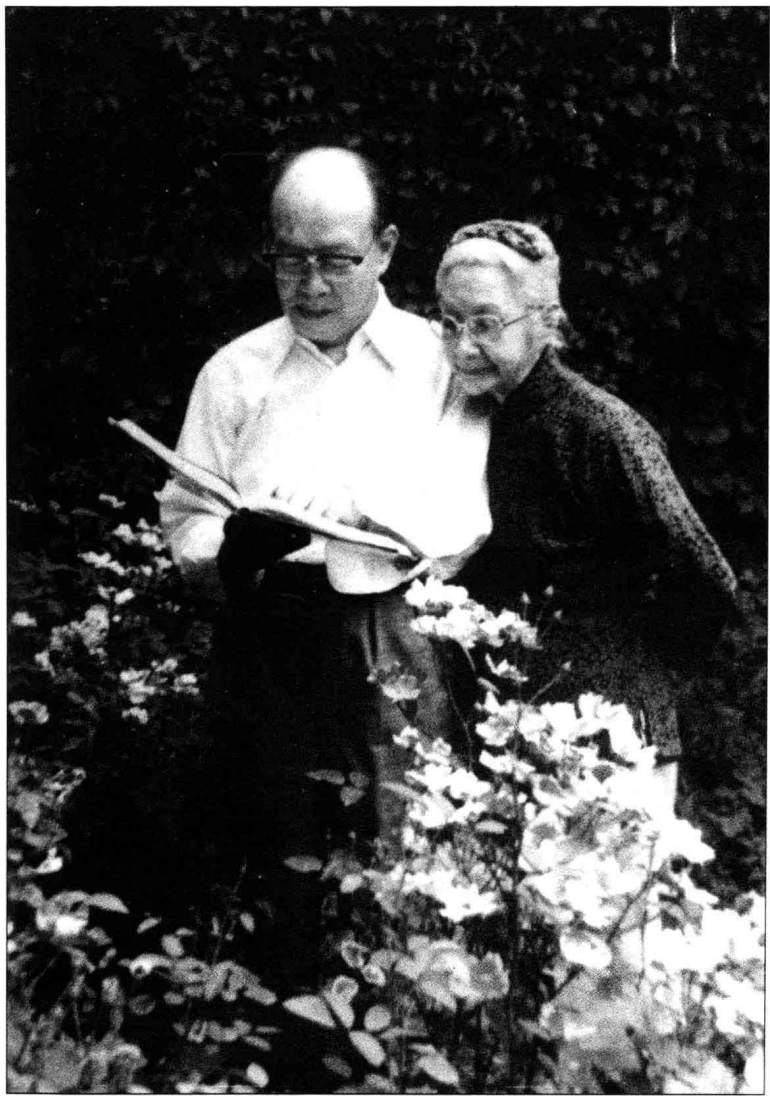
连襟沈从文 / 222
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/ 224
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/ 227
纪念圣约翰大学一百一十周年 / 233
妻子张允和 / 236
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/ 240
“流水式”的恋爱 / 243
残酷的自然规律 / 247
——《浪花集》后记

附录

温柔的防浪石堤 张允和 / 251
知性做伴,一生有光 周晓平 / 254
——我的爸爸周有光
我的爷爷周有光 周和庆 / 266

编后絮语 彪旻 / 278

第一辑 朝闻道



周有光夫妇“花间共读”。

科学的一元性

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七十周年

1919年5月4日,北京学生掀起“五四”运动,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旗帜,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。当时世界舆论说:“睡狮醒了!”

德先生和赛先生

“五四”运动不断深化,提出了邀请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两位客座教授前来中国的建议。这个建议是“五四”运动的精髓。遗憾的是,“德先生”没有拿到“签证”,无法成行。“赛先生”一个人来了。他们二人原来是一对老搭档,长于合作演唱“二人转”。现在“赛先生”一个人前来,只能“一人转”了。一个人前来也好,比一个都不来好。可是,发生一个问题:怎样“接待”“赛先生”呢?接待问题是关键问题,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。

“赛先生”出行不利,一到中国就遇到他没有“思想准备”的情况:要求他脱下西装、穿上长袍,熟读“四书”,服从“中学为体、西

学为用”的大原则,也就是封建为体、技术为用,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理过的“朝廷企业”和“官僚工厂”。“赛先生”感到“水土不服”,头昏脑涨,得了“眩晕症”,久久不愈,时时发作。

“赛先生”到前苏联,受到“苏维埃式”的接待。先改造“赛先生”的思想,然后叫他创造无产阶级的“真科学”,废除资产阶级的“伪科学”。最有名的创造是:马克思主义的“米丘林生物学”和马克思主义的“马尔语言学”。前者是自然科学,后者是社会科学,二者同样披上了“阶级性”的红色外衣,来到中国。

50年代,中国向前苏联“一边倒”,建立了许许多多“米丘林小组”,听说有5万个。赫鲁晓夫一上台,一夜之间,全部烟消云散了。据说,“真科学”生产不出优良的玉米种子,每年要向“伪科学”购买大量的改良种子。这是怎么一回事?我查看前苏联的《哲学辞典》,其中有洋洋洒洒的大文章“米丘林生物学”,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又查看美国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。大失所望!其中没有“米丘林”的条文。只在“遗传学”条文中间找到一句话:“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”我如堕五里雾中!后来,我明白了:米丘林生物学是“哲学”!

新出版的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(1986年)有“米丘林”的条文,上面说:“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,被前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,尽管几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拒绝接受这种理论。”原来,米丘林是一位朴素的园丁,他的“生物哲学”是李森科编造出来的。赫鲁晓夫时期,前苏联放弃了“生物哲学”,引进了“生物科学”,否定了生物学的阶级性,使它恢复“一元性”。从此,不是各个阶级有各自的“阶级生物学”,而是各个阶级都可以利用同一种“人类生物学”。前苏联和中国的生物学以及全部自然科

学,都脱下了“阶级性”的外衣。

任何科学,都是全人类、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。颠扑不破的保存下来,是非难定的暂时存疑,不符实际的一概剔除。公开论证,公开实验,公开查核。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,不再有“一国的科学”、“一族的科学”、“一个集团的科学”。学派可以不同,科学总归是共同的、统一的、一元的。

神学、玄学和科学

人类的认识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(1)神学阶段;(2)玄学阶段;(3)科学阶段。“神学”的特点是依靠“天命”,上帝的意志是不许“盘问”的。“玄学”的特点是重视“推理”,推理以预定的“教条”为出发点。“科学”的特点是重视“实证”,实证设有先决条件,可以反复“检验”,不设置“禁区”。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,认识这一条原理,足以防止“从科学回到空想”的倒退。“唯一标准”就是“一元性”。科学的“真伪”分别,要用“实践”、“实验”、“实证”来测定,不服从“强权即公理”的指令。

以医学为例。医学的发展,经过了三个阶段:(1)神学医;(2)玄学医;(3)科学医。“医学”古代称为“巫医”。“巫医”的治疗方法主要有:驱鬼、招魂、咒语、符篆、魔舞等。所有的民族在历史早期都有过大同小异的“巫医”,这是“神学医”。从“神学医”发展为“玄学医”。“神农尝百草而兴医学。”阴阳、五行(金木水火土),“医者意也”,这是中国的玄学医。希腊有“四体情说”(血痰怒忧):“体情调和,身体健康”,这是希腊的玄学医。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,他提倡“中医”而没有给“西医”戴上“伪科学”的帽子。各民族原来都有各

自的传统医学。印医、藏医、蒙医、中医,都是东方的有名传统医学。它们对人类的“科学医”都有过贡献。世界各地传统医学中的“有效成分”汇流成为人类的“科学医”以后,代替了各民族的“民族医学”。今天“中医”和“西医”并立,将来总有一天要合流。科学不分“中西”,科学是世界性的、一元性的。

天文学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:(1)天文神学;(2)天文玄学;(3)天文科学。古代的巴比伦、埃及、希腊、中国等,都有“占星术”。占星术把人类的“吉凶祸福”跟天文现象联系起来,利用日食、月食、新星、彗星、流星的出现,以及日、月、五星(水金火木土)的位置变化,占卜人事的吉凶和成败。这是“天文神学”。中国有“盖天说”、“浑天说”等宇宙观:“天似盖笠,地法覆盘,天地各中高外下”;“天体圆如弹丸,地如鸡子中黄,孤居于天内。”这是中国的“天文玄学”。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,使天文学开始进入科学的大门。恩格斯把他的《天地运行论》比作“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”。观测手段日益进步,创造出望远镜、分光仪、射电技术、人造卫星,人类登上月球,发射宇宙飞船到各大行星做近距离观察,使天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。

自然科学是如此,社会科学呢?

“马尔语言学”跟“米丘林生物学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”,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?“米丘林生物学”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。“马尔语言学”是斯大林生前亲自拨乱反正的。在接到许多“告状信”以后,斯大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:“语言没有阶级性”,由此引申出“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”。“语言没有阶级性”是斯大林的伟大发明。语言学界额手称庆!

可是,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。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吗?社

会科学不是“阶级斗争的科学”吗？语言学“没有阶级性”，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“例外”呢，还是社会科学的一个“先例”呢？是“下不为例”呢，还是“以此为例”呢？这严重地困扰了前苏联和中国的思想界。

三马大战

50年代初期，北京大学举行轰轰烈烈的“人口问题万人大辩论”。压倒的多数战胜了唯一的反对票。人们说，这是“三马大战”，因为“马克思”、“马尔萨斯”和“马寅初”，都姓马。文化大革命以后，人们惊呼：“错批一人，误增三亿！”这是“接待”赛先生的方法错误而受到的重大历史惩罚！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口过剩”的名言没有人再谈了。“计划生育”成了中国的重要政策。回忆1947年联合国首届人口会议上，前苏联反对“节制生育”，发展中国家反对“家庭计划”；1962年以后某些亚非国家改变态度，开始节制生育；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“计划生育”。这些历史事实，说明人们对社会科学的认识是变化的。这一变化，猛烈地冲击了“社会科学有阶级性”的坚固堤防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财经学院教书。看到从前苏联课本译编而成的“经济统计学”讲义。开宗明义说：“经济统计学是有阶级性的。”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论文，引用前苏联专家的话说：“抽样调查”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手段；无产阶级觉悟高，产品用不到抽样调查。这时候，学校图书馆收到一册新的《苏联大百科全书》，其中有“抽样调查”一条，内容竟然跟教科书上的说法大不相同，它肯定了抽样调查的“科学性”和“必要性”。我叫